

> 闲话

秋趣

□ 张理坤

金秋九月,周末闲暇,妻子提议去爬山,带孩子们踏秋寻找自然的乐趣。全家人纷纷响应,准备好纯净水、面包、火腿肠等吃食,驱车直奔几十公里之外的城郊。

上山的林荫路曲曲折折,小孩子在前面蹦蹦跳跳,大人们紧追不舍。路上满地黄花,路两旁绿草如茵,清新之感扑面而来,连我们的脚步都变得格外轻快。大女儿顺手折断一根狗尾巴草,毛茸茸的一簇酷似稻谷,在指尖摇摆不定;小女儿不甘示弱,寻找更长更大的一根,挥舞着“宝剑”要跟姐姐一决高下。笑声、呐喊声回荡在山谷间。按捺不住兴奋,我也加入战斗,一招“力劈华山”,再来一招“横扫千军”,左遮右挡,你来我往,不亦乐乎。迈过一道道石阶,奔跑在蜿蜒的山道上,连绵不断的青绿吸引着我们。一路风驰电掣,直到气喘吁吁、汗水涔涔,我们才消停下来。

妻子不紧不慢地走在后面,两只灵巧的手不停地缠绕着什么,孩子们围拢过来,她得意地亮出宝贝,原来是用草茎编织的小动物——长耳朵、短尾巴、三角唇,一只活灵活现的草兔子令人惊叹不已。于是,孩子们乖乖地照葫芦画瓢,跟着妈妈小心翼翼地学习,翻来覆去地尝试,终究大功告成,一只只草兔子在山野间飞舞着,惊得小鸟们纷纷从巢里探出头“叽叽喳喳”地仿佛在议论着什么。山上果然植被众多,许许多多知名的、不知名的青草绿树郁郁葱葱。我们仔细辨认出几种味道奇特的食用草,有兔子酸、芨芨草等,都是儿时和田埂地头玩耍必尝的美味,尽管酸得倒牙、苦得咧嘴、麻得吐舌头,依然乐此不疲。一晃三十多年了,再次跟着孩子们品味野味,讲述着快乐的往事,连带着无限感慨、一抹伤怀悄悄笼罩心头,许久不曾停歇。

映着斜阳,不远处山坡上一片璀璨,我们竟然闯进了花和果实的海洋:石榴花鲜红、金菊烂漫,月季凋残花瓣飘零,海棠果缀满枝头,柿子红彤彤像一盏盏华丽的灯笼,大圆枣花花绿绿在叶丛中探头探脑——蓦地回忆起故乡的田野:一望无际的青纱帐迎来了丰收的庆典,硕大的玉米穗鲜亮得赛过黄金,圆滚滚的大豆似乎要胀破肚子,油油的芝麻秆儿节节攀高,硕长的丝瓜高高悬挂在棚架上,粗壮的南瓜在宽大叶片的保护下若隐若现,和祖父一样辛勤的农人戴着斗笠、扛着锄头,高大而宽厚的背影隐没在广袤的良田沃野……

夕阳西下,空气中弥散着蒙蒙的水汽,不知几时丛莽间传来阵阵啼鸣,不似寒蝉凄切,不同蛙鼓震天,这里几声那里唱和,此起彼伏、遥相呼应。远远地聆听,像小提琴曲婉转悠扬;走到近前,音乐戛然而止,寂然无声;等到离开,忽然清脆长鸣大作。我们下山的时候,这些声音俨然汇成了大合唱,千千万万昆虫在上演多重奏,无法辨识到底是蛐蛐、蝈蝈,还是别的什么小动物在发出狂野的呐喊。我们试图在路旁的草丛里搜寻到一两只,可惜的是连一只蚂蚱的影子都没发现,仿佛它们才是这个世界的主人,想要用强大的声势喝止一群不速之客的入侵。

夜色朦胧,荧光大道泛起幽幽的光晕,淡淡的色彩、稀疏的影像,远远近近无限延展。秋风萧瑟,月光澄澈,山川草木渐渐融为一体,我们不再闲庭信步,而是追随着返程的人们三三两两迤迤而行,奔向霓虹闪耀的城市街道,回归灯火通明的温馨家园。一路风驰电掣,青草野花的芬芳、连绵不绝的虫鸣,浓郁的秋趣拥着沉沉的酣梦,无比畅快而惬意……

> 杂记

包书皮儿

□ 冯建军

新学期第一节课,我看见一个成绩很好的女生没有按我的要求做习题,而是在桌面上一下一下地抚弄书本,于是我悄悄走过去想提醒她做题。

她太投入了,竟没有发现我已走到她身边。“你干什么呢,怎么还不做题?”我小声说。我的说话声把她吓了一跳,然后她对我做了个鬼脸说:“老师,我包书皮儿呢,已经包完了,这就做题。”

看着课本上还是原来的封面我有些生气,“这不就是原来的样子吗?也没看见纸和剪刀,怎么撒谎包书皮儿呢?”没想到,我的话刚一出口,同学们都笑了起来,我以为大家是在笑这个“说谎”的女同学,哪知道另一个同学的话让我知道,原来他们是在笑我孤陋寡闻。“老师,现在谁还用纸包书皮儿啊,她用的是透明膜书皮儿,我的也是。”

“还有我的。”“看我的。”……同学们纷纷举起课本让我看,我接过离我最近的一本书仔细看了看、摸了摸。同学们说的没错,是有一层非常薄的膜贴在课本上。

“对不起,老师错怪你了,是老师落伍了,还用老眼光看问题。我突然认识到,当老师挺幸运的,天天与孩子们打交道不会落伍,不会被时代所抛弃。”没想到,我的感慨得到了学生们的掌声。待掌声停下来后,我继续说:

“老师知道,凡是能给书包书皮儿的,都是爱惜书且喜欢学习的孩子,希望你们都能努力学习,来年考上理想的高中。”

“老师,你当学生的时候一定也喜欢包书皮儿吧?”一个平时经常捣蛋的男生问。“为什么说我也喜欢包书皮儿呢?”我反问道。“你刚才说的,喜欢学习的孩子都包书皮儿,能当老师的,学习能不好吗?”他笃定地回答。“你很善于推理。”我向他伸出大拇指。

下课铃响了,就在我准备离开教室时,刚才那个包书皮儿的女生喊我:“老师,老师,我给你的书也包上透明书皮儿吧。”在同学们的围观下,她小心翼翼地给我的书贴上透明书皮儿,然后,她又在书皮儿上贴上一个很有个性的姓名贴。“老师,你自己把名字写上就OK了。”

我笑着回到办公室,同事纳闷地看着我,问道:“什么事啊?这么高兴。”我举起手里的课本晃了晃,说:“学生给我的书贴了透明书皮儿。”于是几个人都过来看,有的像我一样慨叹时代的进步,有的述说过去的落后。

在下班的路上,我特意去了一家文具店,买了一些透明书皮儿,我要把那些被不同颜色、不同材质的纸包着的藏书都换上新“衣服”,让它们重见天日,能更方便地为我服务。



《夏日钓趣》(油画) 徐淑荣 作

> 市井

有伴真好

□ 李庚道

孙女上小学三年级,晚上做完作业后,作为退休英语教师的奶奶给她辅导一下英语。内容主要是:听说领先、读写跟上。因为刚开始学英语,要教她一些最简单的日常用语,矫正她读字母的发音。开始几天,孙女有些不太认真。不是去倒水喝,就是要上厕所;不是要找什么,就是要玩手机。写几遍字母、读几遍对话,就嫌烦,不愿继续下去了,效果不是很理想。

这时我忽然想到住在楼下的小女孩小莉。她和我孙女一个班,过去小莉妈曾叫我老伴有偿辅导她女儿,老伴说,有问题就来找她咨询,不收费。小莉妈觉得不收费不好意思来,这个事就不了了之。想到有伴一起学,效果可能会更好,我便叫小莉上来辅导课。她妈高兴极了,因为她曾几次托人找个退休老师来辅导她孩子,可人家都想得开,惟愿好好保养身体,不愿操心搞第二职业,所以没有找到人辅导。

小莉来了后两个孩子比赛谁的字母写得又好又快,谁的对话读音准确,还相互帮助纠正,辅导效果非常明显。有时,她俩会打打闹闹,但学习时心情好,总比死气沉沉地去埋头读书好。小莉妈要给我们辅导费,我们不要,还开玩笑说,让你女儿来“陪读”,还应给你费用呢!

我老伴经常到农贸市场买菜,虽然离家远一些,但菜种类多且新鲜。每次去,都要邀一个和她一起活动的人一起去。特别是酷暑严寒天气,两人一边走一边聊家长里短,不知不觉就到了,热气寒气好似也消了好多。有时一方带钱少了,还可以找另一方借钱。有的菜自己只想要一点点,人家嫌太少不愿卖,如辣椒、大蒜、葱、香

菜等,两个人就买一份再分。还有不大的南瓜、冬瓜等,人家非要你买整个。有一次,在一个小肉摊买肉,老伴聚精会神看小贩称肉、剁肉、装袋,同伴看到一个小偷在偷我老伴裤袋里的手机,她大叫一声,小偷才没有得逞。还有一次我老伴和另一个同伴去买菜,过马路时,一辆电摩违规行驶,朝我老伴直冲而来,同伴眼疾手快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,猛拉我老伴一把,避免了一场车祸。

因我是文学爱好者,常去图书馆、新华书店、旧书摊、书市书展、博物馆等,也常约一个文友一同前往。我们互相交流读书写作心得体会经验等,有时就在外面共进午餐,很温馨,不孤单。我因白内障青光眼和倒睫动过几次手术,视力很差。有一次,我走在人行道上,井盖被打开,没设标志也没围栏。我仍朝前走,文友赶快将我往后一拽,才没出事。还有一次,我在图书馆突然高烧,也是文友送我到医院。还有一次,我们出图书馆后突降大雨,幸亏文友带了雨伞,否则,我要等半天也回不了家。

找同伴一起出门办事,最多三个,最好一个。人多心不齐,有的要找厕所,你得等他;有的见了熟人,说话没完没了,你得等他;有的节外生枝,临时想办其他事,你得等他,反而耽误了自己的事,这叫“朋友多了不好走”。

由此我想到,生二胎好、生三胎好。往小处说,有伴好,往大处说,利国利民。以此类推,人老了有老伴好,家有伴(邻居)好,国家有伴好,并非都是那种夫妻双双把家还、成双成对的概念,而是广泛意义上的、甚至看不见摸不着的“有伴好”“哥俩好”。